

重走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抗战之路(十四)

千年古镇的荣光

李海生 文/图

1938年2月23日,从洪洞马牧出发前往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机关,在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的带领下,到达府城镇。

府城是安泽县三区区公所所在地,这里西依山岳,东临沁河,处川谷盆地,扼东西交通,南北有大道交会,临屯公路从城南边经过。城四周有土筑城墙,厚六尺,高九尺,东北南三门砖碯,西里门砖碯、外门石砌。318间民房紧密排列,单壁间隔,脊檐串联。城内有东、西、南、北、府后五条街,商号、旅馆、饭店40多家,居民130多户、600余人,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在区公所,朱总司令详细了解了府城周围的具体情况,左权副总参谋长对着地图陈述敌情分析,对比敌我力量,建议设立阻击地点。他说日军刚到良马,此地距离府城50多华里,中间横亘着“三不管岭”,山高林密、坡大沟深,是个打阻击战的好地方。朱总司令同左权副总参谋长连夜发出命令,派欧致富营长带领特务营一部和安泽县自卫队前往“三不管岭”,设立第一道防线,选择有利地形阻击日军。同时联系附近的友军83师协同作战。布置完任务后,朱总司令在县牺盟会特派员巩绍英的陪同下,来到大街上,看望了一些商户和百姓,并接见了部分士绅,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积极支持抗日。见到朱总司令这么朴实、平易近人,许多人激动不已,当场表示尽最大努力支援八路军抗战。第二天,他们组织了50多人的担架队,帮助八路军运送伤员,为八路军送饭。当晚,朱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一行数人,夜宿在府城区公所。

“三不管岭”位于安泽县城东17公里处,是进入安泽的东大门。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安泽、和川、屯留三县的交界处,三县都以山为界,久而久之,这座山成了三县之间真空地带,被称为“三不管岭”。之后其隶属几经变迁,最后统一归入安泽县版图,成为今天安泽县著名风景区黄花岭。黄花岭主峰海拔1355米,总面积1665.3公顷。309国道从山脊驶过,跨越景区8公里,公路两端坡陡林密,易于隐藏,战争年代,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1938年2月24日,临屯公路阻击战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

24日凌晨,刚刚到达“三不管岭”的特务营和县自卫大队,来不及修筑

工事,就同日军108师团第114旅团骑兵108大队的先头部队遭遇了。

战至傍晚,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后,我军退回府城。

与此同时,左权副总参谋长把临时指挥部设在府城北侧的城墙岭上,并派出了另一路部队,占据了沁河东岸的制高点对口店和川口北山,准备迎战日军。

随着“三不管岭”战事的结束,日军过了老井、擂鼓台,直奔石栈、川口村而来。

左权副总参谋长把第二道防线放在了沁河东岸北侧,紧邻临屯公路的石栈、川口村北山,这里是日军进入府城的必经之路。

25日,沁河东岸战斗打响,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这次战斗,《安泽县县志》《安泽县军事志》《安泽县史志》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安泽县自卫队郑春喜、逯发有等数十名安泽男儿血洒北山。

这时,临屯路南的国民革命军83师奉命赶到,投入了战斗。

两面夹击,日军一时无法通过,丢下100多具尸体,退回石栈附近。

狡猾的日军眼见从大路一时无法突进府城,于是在汉奸的带领下,翻过断头街山,到了东庄,从东庄悄悄渡河到达高壁村。

发现敌情有变,左权副总参谋长立即调整部署,开始在铁梁山一线组织防御,并劝说朱总司令先撤离府城。考虑敌机不间断地对临屯公路狂轰滥炸,左权副总参谋长建议走山路,由保卫科长王政柱和警卫参谋覃应机带领警卫班,保护朱总司令向西转移。经过25华里的急行军,朱总司令一行转移到了李垣村店上,当天晚上,他们住在店上村靠山边的一座院里。

虽然八路军总部在府城镇只驻扎了一个晚上,但在这里,朱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布置了阻击任务,指挥了临屯公路阻击战的关键一战,打下了迟滞敌人四天一夜的基础。府城镇的百姓积极参战支前,为夺取胜利发挥了作用。

时光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战场的遗迹已经消失,千年古镇也在1939年9月被日军放火焚烧,变为废墟。但朱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在府城指挥临屯公路阻击战的故事代代流传,千年古镇的荣光永存。

东篱旁的菊花开了,不是闹嚷嚷地开成一片,而是疏疏落落的,这里几丛,那里几簇,就像星星散在秋日的夜空里。陶渊明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就在这淡淡的菊香里浮了起来,仿佛已经等了1600年,就等着这个秋日,在懂得的人心里重新活过来。

菊花不是富贵花,单瓣的,微微卷着,颜色是那种褪了色的金黄,像是被秋阳浸透的旧宣纸。采菊的手该是清瘦的,是带着书卷气的,轻轻一掐,菊茎便断了,渗出清冽的汁液。菊的香气也是清苦的,不招摇,只在指间萦绕,久久不散。

我忽然明白陶渊明为什么独爱菊,牡丹太艳,梅花太傲,只有菊,才配得上他那份“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淡然。元好问说得对:“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菊,就是那落尽豪华后的真淳。

东篱该是有些歪斜的,篱上爬着牵牛花,蓝紫的小喇叭朝着秋阳。陶渊明采菊时,未必真个看见了南山,他写的“悠然见南山”里的“悠然”二字,其实不在于眼观,而在于心知。就像他在《归去来兮辞》里写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那份自在,是放下了所有执念后的通透。

这样的心境,让后世多少人无比向往。白居易说:“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苏东坡更是把陶渊明所有的诗都和了一遍。他们爱的,不只是那篱边的菊,更是采菊时的那份悠然。

那份悠然,不是闲适,而是坚守。陶渊明辞官归隐后,生活清苦,虽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他却依然能写出“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样洒脱的句子。

黄昏时分,东篱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菊花在晚风里轻轻摇曳,这时,最适合读陶渊明的《饮酒》诗:“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原来,他采菊不只是为了观赏,还要泡酒,要把整个秋天都酿进酒里。

这样的情怀,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王维在辋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林逋在孤山“梅妻鹤子”,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陶渊明的悠然。就连《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要问一句:“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这问的哪里是菊,分明是自己的心。

月光下的东篱另有一番韵味,此时,菊花变成了银白色,像是凝了一层薄霜。远处有笛声传来,断断续续的,吹的竟是《归去来兮》的曲调。忽然,我想起了李清照的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虽是写离愁,但是,在那东篱菊影里,何尝没有陶渊明的影子?

夜深时,露水下来了。菊香在夜色里愈发清冽,像是能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洗涤一遍似的。这时,我才懂得,陶渊明的东篱不只在他的故乡,更在每一个渴望宁静的人心里,他采的菊也不只是在秋天,更在每一个需要慰藉的时刻。

陶渊明的东篱和菊花

王昊军



秋天的思索

史彦军

一年四季,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相较秋天的丰硕,春天是贫瘠的,虽然无数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赞美春天的美丽,但在我看来,春天蕴含着希望,却青黄不接,对于急需物资补充的人们来说,春天是让人煎熬的季节。

夏天,植物们为了更快地成长,相互之间你争我抢,争夺着水分和养料。地表上,相互依偎着,地底下,却在尽力地发展着自己的根系,向更深更广处延伸着,从其他植物的脚下抢夺着有限的资源。夏天的阳光也是宝贵的资源,为了争夺日光,植物之间你追我赶,尽力向上拓展着生存空间,树冠越高大,树干越粗壮,树叶越茂盛,争得的阳光便更多,光合作用便更充分,从而让自己更强大,这是自然法则。这样一个贪婪的季节,我不喜欢。

秋天是给予的季节,是丰硕的季节。我一直想不通,植物之间的

成长与竞争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给我们结出累累硕果吗?还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基因而奉献自己?先给予而后获得,或许植物比我们更明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蒲公英通过风的传递播撒自己的种子,那些水果们最初的目的或许并不只是为了让人类和动物们食用吧,鲜艳的外表、可口的味道,这些果实通过人类和动物的喜好,从而使自己的种子播种到更广袤的空间,这真是一种大智慧。秋季是成熟的季节,秋季是丰收的季节,到处都是丰硕的果实,遍地都是收获的粮食。秋天,登高远眺,苍茫大地生机勃勃,丰硕广阔,万物皆丰。秋天的给予,让人生出无尽的感激,大地苍茫,厚德载物,秋,是一个慈悲的季节。

一年四季,最让人舒适的季节是秋天,秋的丰硕让人获得丰厚的收益,秋的收藏让人能够从容面对未来,这些,足以让人赞美秋天的伟大了。



临屯公路“三不管岭”,当年阻击日军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